

纪念满族命名 360 周年论集

满族 历史与文化

主 编：王钟翰

副主编：支运亭

关纪新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纪念满族命名 360 周年论集

满族历史与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
沈阳故宫博物院 合编

主 编：王钟翰

副主编：支运亭

关纪新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戴佩丽

封面设计：文燕彬

责任印制：陈立彬

MAN ZU LI SHI YU WEN HUA

满族历史与文化

主 编：王钟翰

副主编：支运亭 关纪新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 6847281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伊协大厂月华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31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ISBN7—81056—012—3/K·1

定价：15.80 元

目 录

●满族命名刍议	关嘉禄	佟永功	(1)
●从满洲族名看清太宗文治	金启琮		(12)
●对皇太极所谓诸申的辨正	赵 展		(18)
●简论后金与大清的区别	张佳生		(32)
●清初政治资源富集	余梓东		(43)
●清入关前的统治政策	张 莉		(53)
●满族习惯法初探	刘小萌		(66)
●清代绿营中的八旗官兵	定宜庄		(83)
●清代伊犁满营综述	吴元丰		(103)
●清王朝推行满蒙联合体制的重要场所—木兰 围场和避暑山庄	杜 江		(121)
●浅析满族对承德的开发	张占生	杨天在	(130)
●不同时期广州满族凝聚力的探讨	汪宗猷		(144)
●略论清入关前的宫廷文化	支运亭	王佩环	(154)
●试述清初宫廷文化的来源与基础	唐英凯		(168)
●乾隆皇帝的《盛京赋》与十八世纪东西方文化 交流	印丽雅	金宝森	(178)
●《八旗艺文编目》检读札记	关纪新		(185)
●试论清朝入关前后满族宗教信仰与宗教政策 的嬗变	程 若		(194)
●清宫满族萨满祭祀的珍贵遗物	姜相顺		(206)
●长白山与满族的祖先崇拜	刘厚生		(214)
●满文音节字母的音素分析	王庆丰		(223)
●满文十二字头我见	安双成		(233)
●试论清末民初满汉语言的融合	赵 杰		(244)

- 西林春（顾太清）著《红楼梦影》考证 张菊玲（256）
- 《尼山萨满》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赵志忠（267）
- 英华与《蹇斋剩墨》 邓 伟（277）
- 满族青州兵镇江抗英传说浅析 李凤琪（288）
- 论清代满族传统体育兴盛之原因 徐五良（296）
- 呼和浩特地区满文古籍文献综述 佟鸿举（301）
- “纪念满族命名 3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 伊 澈（307）

满族命名刍议

关嘉禄 佟永功

乙亥年（1995）农历十月十三日，是满族命名 360 周年纪念日。满族命名，是满族形成和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自命名之日起，即以非凡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大舞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满族命名，是中国民族史和满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仅就满族命名的有关史实及其丰厚内涵作一粗浅探析。

关于满族命名，清代文献中以《旧满洲档》和《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最详。为明晰起见，兹将两处记载分录如下：

据《东洋文库丛刊第十八》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等氏译注《旧满洲档》天聪九年·2 第 318 页满文罗马字转写为：

juwan ilan de (tere inenggi) han hendume musei gurun i
gebu claci manju hada ula yehe hoifa kai. tere be ulhirakū niyal-
ma jušen sembi. jušen serengge sibe coo mergen i. hūncihin
kai. tere muse de ai dalji. ereci julesi yaya niyalma musei gurun i
da manju sere gebu be hūla. jušen seme hūlaha de weile.

汉译为：

十三日（是日），汗曰：“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每有无知之人称之为诸申。诸申之谓者，乃席北超墨尔根族人也，与我何干？嗣后凡人皆须称我国原

满洲之名。倘仍有以诸申为称者必罪之。”^⑩

又据清代官修《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庚寅。谕曰：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⑪

以上两处记载，内容基本相同，但细加推敲，仍有差异之处。《旧满洲档》中开头一句“han hendume”汉译为“汗曰”，即“汗（指皇太极）说”的意思。《太宗文皇帝实录》则将此句改为“谕曰”，显系皇帝口吻。考查史籍，皇太极此时尚未称帝，仍以“汗”称，其改元称帝是在满族命名后的第二年即1636年。“谕曰”与“汗曰”，一字之差，与史相悖，盖有美化之嫌。又如《太宗文皇帝实录》中“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一句，在《旧满洲档》中并无记载，而是官书杜撰溢美之辞。从以上比较来看，《旧满洲档》的记载系满文原文，文字朴实无华，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是研究满族史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太宗文皇帝实录》几经儒臣蒐讨订正，虽保留了《旧满洲档》有关记载之精华，但受官方意志左右，仍不免有修饰雕琢痕迹，权且作为参考之用。

以上所引《旧满洲档》中皇太极关于满族命名的一段话，文字虽然不多，内涵却十分丰富。后金天聪九年（1635）是皇太极继承其父努尔哈齐遗业，精心治理后金国的第九个年头，也是改国号为大清、建元崇德的前一年。这一年皇太极正式改变族称，应看作是满族共同体业已形成的重要标志。从民族学角度审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而又艰辛的过程。满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商周之肃慎，秦汉之挹娄，南北朝之勿吉，隋唐之靺鞨，辽金元明之女真，源远流长，历代相承，而变化发展则是其主流。自明代初期始，散居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部

落，为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逐渐向南迁徙。至明中叶之后，女真人基本形成三大部分，分布在祖国东北广袤的土地上，一为建州女真，内分为苏克苏护、浑河、完颜（一作王甲）、董鄂、哲陈、鸭绿江、讷殷、珠舍里等部，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一为海西女真，内分为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四部（又自称扈伦四部），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一为东海女真（明人称“野人女真”，清人称窝集部），包括众多部落，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⑧这不同地域的三大部分女真人，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主要以农业为主，加之地域的优势，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较为频繁，社会经济居于先进水平。而东海女真则偏居东北，主要以渔猎为主，居地闭塞，缺乏交流，社会经济水平较为低下。生产力水平的差异，部落内部阶级的分化，外部环境的优劣等诸多因素，加剧了女真部落之间的利害冲突。此时部落贵族对财货、人口的欲望急剧膨胀，贪婪导致强掠，利害驱动征战，出现了“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⑨的混乱局面。明朝统治者对女真人采取“分而治之”的高压统治政策，也促使女真内部战乱频仍，纷争不已。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齐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祖、父 13 副遗甲起兵，运用军事兼并、政治联合的韬略，历经 30 余年的大小征战，基本完成了对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大部分东海女真的统一大业，“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⑩形成了以努尔哈齐为首的强大的部落联盟。1616 年后金国的建立，标志着从部落制度到国家制度、从血缘组织到地缘组织过渡的完成。此时，一个具有共同族源、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生活习俗、共同心理状态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已经基本形成。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继承令绪，励精图治，对内则“建官分职，纲举目

张。持赏罚之平，谨贤奸之辨，严贪黷之禁，开谏诤之途。课农桑以固邦本，设科目以罗群彦，情不隔于尊卑，人无岐于新旧”，^⑥政治为之一新。对外则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不断收降诸部，扩充疆域，以至版图日辟，国祚日隆。随着后金国的日益强盛，以女真人为主体的满族共同体得以壮大发展。皇太极顺应时势，于后金天聪九年采取果断措施改变族称，反映了满族共同体确已形成的客观事实，昭示了满族共同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趋势。

皇太极更改族名，其中心点是改诸申称谓为满洲。“珠申即女真之对音，亦即肃慎以来之古音也。”^⑦查考史籍，在历史上，女真又称“女直”、“朱里真”、“诸申”显然这是指称全族。“随着明代女真阶段分化，‘诸申’逐渐下降为依附民的名称，不再指称全族。”^⑧这一论断是否正确，需要足资可征的史料加以印证。《满文老档》是清入关前用满文写成的编年体档册，是明末清初满族入关前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各种活动的官方记录。内容广泛翔实，史料原始可靠。其中关于“诸申”的大量记载，为我们研究“诸申”及其衍变提供了确凿可信的依据。“诸申”作为族称，即女真人的统称，在《满文老档》太祖朝和太宗朝档册中不乏记载。据《满文老档》天命四年九月至十二月条载：“迨至是年，自明国以东，至东海，朝鲜国以北，蒙古国以南，凡属诸申语言之诸国，俱已征服而统一之矣。”^⑨又据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条载：“得辽东后，本欲设诸申官员管理，但恐尔等因与新附之民语言不通而受劳苦，故令汉官管理之。……汉官索财乎？诸申官索财乎？其违背我言勒索财物，扰害国人之官员，必贬谪之。其不违我言中正贤良之官员，必擢升之。如有不愿归汉官而愿投诸申官谋生者，速来可也。”^⑩天命七年三月十一日条载：“是日降书曰：诸申、汉、蒙古三国业已合。然三国之光棍盗贼，尚无畏忌。”^⑪仅举以上《满文老档》太祖朝三条关于“诸申”的记载，不难看出，“诸申”与汉、蒙古、朝鲜诸族相对应，确指族称而言。在《满文老档》太

宗朝档册中，明朝官员及朝鲜使臣给后金国信函中所书“诸申”称谓亦即指族称。如天聪元年三月初五日条载：“出使去宁远之方吉纳、温塔布偕明三人，賚袁都堂及李喇嘛书各一函。袁崇焕书曰：‘诸申汉人死于辽东之野，草被染污，天愁地怨，可怜至极，皆为此七恨’。”^⑧又据天聪二年三月十八日条载：“朝鲜使臣十賚书至。书曰：……正月十一日，有二十余人，不知系诸申或汉人，乘白马由镇江后山无人处横路向海驰去，似往投毛文龙者。”^⑨此外，在《满文老档》中，皇太极在一些场合涉及“诸申”之言指的也是族称。^⑩大量史料表明，“诸申”作为女真人的统称亦即族称，曾经通行于后金国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随着后金国在辽沈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女真人内部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导致“诸申”逐渐沦为依附民，原来作为族称的“诸申”含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更改族名的一段话，矢口否认“诸申”为女真人之族称，断然更改族名为“满洲”，对此不应简单地认定是皇太极的个人行为，而应看作民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民族属于历史范畴。皇太极更改族名，既有客观历史条件，亦有主观人为因素。以客观而论，其一，天聪九年，是后金国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皇太极的文治武功取得显著成效，作为后金国的中流砥柱——军政合一的八旗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大批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外族人被编入八旗，不同民族成分的融汇，使八旗成员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业已形成，“诸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能指称全族。其二，在后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呈现明显变化，“到皇太极时期，诸申（女真）成员更加急速向两极分化，少数上升为奴主，而大多数下降为农奴或奴隶，诸申（女真）这一族名不再能通用于全族。”^⑪显见，此时诸申已成为后金社会中大量地位卑贱的人的专称，根本代表不了后金统治集团中以皇太

极为首的达官显贵。其三，皇太极说：“诸申之谓者，乃席北超墨尔根族人也。”这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席北与锡伯同音异字，席北指的就是东海女真中的锡伯部。诸申之称谓，既代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也代表东海女真，锡伯部为东海女真之一部，当然也被称为诸申。“超”与“绰”同音，指的是锡伯部的发源地。据沈阳太平寺锡伯族家庙满文碑文记载：“具有光辉历史和古老传说的锡伯部族，原先环海拉尔东南扎兰绰罗毕喇流域而居，以后在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讷等处，被编成七十四个牛录，住了四十余年。”^⑧碑文中明确记载了锡伯部族的祖居之地，即环海拉尔东南扎兰绰罗毕喇流域。据王钟翰先生考释，《乾隆内府舆图》上有“绰尔必拉”（“必拉”与“毕喇”均系满语“河”字的同音异译），一作“绰勒河”即位于今海拉尔市东南扎兰屯（今布特哈旗）西南一带的今绰尔河。碑文上“绰罗”应该就是《乾隆内府舆图》上的绰尔。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齐曾击败过“叶赫等九部之师”中的“北嫩河席北部”。北嫩河即今嫩江上游，绰尔河正是嫩江上游的西北一支。^⑨“墨尔根”系指地名，《清文总汇》有 *mergen hoton* 一词条，注为“墨尔根城属黑龙江。”^⑩笔者曾于1985年赴黑龙江流域考察，今嫩江城即清代之墨尔根城。皇太极所说“席北绰墨尔根族人也”中的绰即绰尔河，墨尔根即嫩江流域的墨尔根城，皆为席北（锡伯）部族早期栖息繁衍的居住之地。至于“族人”，系满语 *hūncihin* 之汉译，查《五体清文鉴》注为“亲”^⑪，《清文总汇》注为“亲戚之戚一姓之人”^⑫，《满和辞典》注为“一姓之人，一族，同族”^⑬，《满汉大辞典》注为“亲属，亲戚，亲族”^⑭。从清代辞书到当代辞书，*hūncihin* 一词释义基本相同，“族人”译法恰如其分，可看作具有血缘关系之同族人。皇太极的话可以理解为，当时地处边陲的锡伯部族确已在后金国的势力范围以内，锡伯族人已属后金臣民，当时“诸申”社会地位已下降为依附民，把已收服之锡伯族边民与“诸申”联为一族，在当时顺理成章，不会有何异义。皇太极改诸申族名为满洲，其主

观因素也是由后金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天聪九年，后金国版图日扩，实力大增，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均有长足进展，后金国兵两次入关（1629、1634）威逼北京，声势大振，其后拥戴皇太极为帝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皇太极喜获传国玉玺，进一步加速了其帝业思想的形成。据《旧满洲档》记载：天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出征之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豪格贝勒征讨察哈尔国获玉玺来献。此玺相传为历代传国之宝，后为蒙古大元国所获。”^⑧诸贝勒喜称：“我汗有福，天赐此玺也。”^⑨九月十九日都元帥孔有德奏曰：“我观古时，每有受命之君，必有赐命之兆。古时凤凰飞临文王之殿，今日汗之得此宝玺，二兆皆为一体也。此宝非比寻常，乃汉时所传，至今已有二千余年矣！他人未得而独为汗所获者，盖汗爱民如子，顺时应天，故上天置千里之遥于不顾，赐汗九重至尊，造福于天下无疑矣！不唯我一人喜不能寐，即中外之人亦欢欣鼓舞。尧舜之一统天下今日再现矣！欢呼雀跃不止。”^⑩总兵官耿仲明奏曰：“夫印者乃天子所掌国家之至宝也。既主天下，必当用之。……汗当速成大业以副臣民之所望。”^⑪十月初一日，举国诸汉官、生员、昂邦章京石廷柱等进表曰：“……汗谨遵天意，顺应人心，兴师致讨，终获镇国之宝，吉祥之兆可见，临御之机已至矣！”^⑫众王公大臣鼓动“顺时应天，临御称帝”的强烈呼声，迎合了皇太极笃信天人合一正统思想，善于汲取汉文化精髓，具有强烈进取意识而欲争夺天下的心理，皇太极抓住了喜获传国玉玺的契机，毅然迈出了改元称帝夺取天下的坚实步伐。若欲称帝，必先正名，更改族名，则为首要之举，这是一个顺应时势的重大决策，“嗣后凡人皆须称我国原满洲之名。倘仍有以诸申为称者必罪之”，皇太极的话实际上已成为后金国人人必须遵循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皇太极的主观进取意识还表现在，出于政治需要，他以史为鉴，为缓解民族矛盾，弥合民族感情，早在天聪五年（1631）即向明朝大臣申明：“于进征北京之际，屡致书欲和，而明君臣，惟以前宋帝

为鉴，竟无一言回报。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天时人心各不相同。”^⑨而在此前两年，即天聪三年（1629）十二月十一日，皇太极遣贝勒阿巴泰、萨哈廉在良乡祭奠金太祖、世宗时，祭文中却自以金朝完颜氏后裔为荣，“二帝功高德盛，予中心缅怀，梦寐景仰。”^⑩这种思想变化，反映了皇太极亟欲消除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化解由来已久积淀至深的民族矛盾，不惜否定族源，重塑自身民族的形象，这是他追求统驭全国，使明朝君臣百姓忘记前朝旧仇，所采取的一种灵活的政治策略，正如前辈史家所论：“国号为清，乃禁人称金；国名为满洲，乃禁人称女真。清实录中有‘禁人称诸申，务令改称满洲’之文。”^⑪又说：“太祖时已定国号为金，或称大金，亦称后金，是犹以女真先世帝号为荣，欲为绍述而已。至是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为未足，易一号以自标帜焉。”^⑫

皇太极定族名为满洲，不无历史渊源。在他更改族名的那段话中，开宗明义指出：“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据《旧满洲档》天聪九年五月初六日条记载：“率兵往征黑龙江方向虎尔哈部之诸大臣，携招服之诸头人及优秀者谒见汗。据招服之名为穆克西科者告曰：‘吾之父祖世世代代生活于布库里山下布勒霍里湖。吾之地方未有档册，古时生活情形全赖世代传说流传至今。彼布勒霍里湖有天女三人——恩库伦、哲库伦、佛库伦前来沐浴，时有一鹊衔来朱果一，为三女中最小者佛库伦得之，含于口中吞下，遂有身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即满洲部是也。’”^⑬这段神话传说多被清代官书稗史所收，备受清代统治者推崇，成为天人合一神权思想的佐证，更为满族命名找到了充实依据。乾隆朝钦定《满洲源流考》中明确指出：“满洲本部族名。”^⑭又说：“我国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⑮查考《满文老档》，自天聪元年起，即多次使用“满洲国”称谓。^⑯以上例证表明，“满洲”之用确有渊源可考。尚

有一说，认为“满洲”与喇嘛教有关。据钦定《满洲源流考》记载：“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①皇太极尊重佛教，确是事实。以佛号曼珠为族称确有一定道理。笔者以为“满洲”为本部族名，更为妥切。

360年前，皇太极对满族正式命名，大大增强了满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满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可以说，满族命名日，在中国民族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果断地改族名诸申为满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大胆而富于远见的重大举措，这固然是时势所趋，但不能不看到皇太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既善于吸收继承，又勇于革故鼎新；他能顺应时势，一改守旧之风，独创新的天地，为满族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皇太极作为那个时代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开明君主，他的鲜明的革新意识，强烈的进取精神，开阔的发展眼光，独具的自尊心态，至今仍然留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注释：

- ①《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第129页。
- ②《太宗文皇帝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卷25）。
- ③《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第15页。

- 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第3页。
- 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第8页。
- ⑥《太宗文皇帝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序第1页。
- ⑦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出版)下第373—374页。
- ⑧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第744页。
- 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3月出版)上第117页。
- ⑩同上书第264—265页。
- ⑪同上书第355页。
- ⑫《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3月出版)下第814页。
- ⑬同上书第882页。
- ⑭同上书第806、966页。
- ⑮王钟翰:《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第47页。
- ⑯同上书第245页。
- ⑰同上书第246页。
- ⑱《清文总汇》卷9。
- ⑲《五体清文鉴》第1214页。
- ⑳《清文总汇》卷4。
- ㉑《满和辞典》第219页。
- ㉒《满汉大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364页。
- ㉓㉔《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第104页。
- ㉕㉖同上书第117页。
- ㉗同上书第125页。
- ㉘《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3月出版)下第1140页。
- ㉙《太宗文皇帝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卷5第46页。
- ㉚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出版)下第373—374页。

- ③① 同上书第 387 页。
- ③② 《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5 月出版)第 55 页。
- ③③ 《满洲源流考》(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出版)部族—满洲第 1 页。
- ③④ 同上书第 28 页。
- ③⑤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 3 月出版)下第 805、806、875 页。
- ③⑥ 《满洲源流考》(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出版)部族—满洲第 1—2 页。
- ③⑦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恩全集》第 8 卷第 121 页。

从满洲族名看清太宗文治

金 启 琮

将女真改名满洲这一件事做为满洲族（以后简称满族）的一个新的起点，确实值得纪念。这一改称其影响面之大不仅限于满族，简括起来说，这是清太宗皇太极文治上的一件大事。

满洲族和女真族本是一个民族，在金朝灭亡以后，女真人常借女真族和金朝做为重新统一女真各部和恢复金朝统治的宣传口号。元朝末年辽东的锁火奴和辽阳的兀颜拔鲁欢两次起兵反元，都在1348年（元顺帝至正八年），还在刘福通起兵的1351年（至正十一年）的三年以前。他们都自称大金子孙，但因不久即失败，没人注意及之。^①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起兵自称大金，^②并造作祖先传说出于“佛固伦”（满语 Fe-gurun “故国”即金）^③当时必是利用女真族和全国做宣传，利于统一东北的女真各部。锁火奴也好，兀颜拔鲁欢也好，努尔哈赤也好，都谈不到有统一中国的大志。

到了皇太极时情形却不同了，当时东北、内蒙已统一，要进一步经略中原，就要有统一全国的大志，而当时也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有力的舆论条件。这些舆论条件是：

一、1634年（明崇祯七年、金天聪八年）十二月，蒙古墨尔根喇嘛带着嘛哈噶喇像投降。^④嘛哈噶喇是元朝帝师八思巴为元世祖忽必烈汗铸造的金佛像。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即位前要供奉它。它可以说是元朝皇帝和蒙古大汗的象征。^⑤因此，皇太极特在盛京（今沈阳），建立了实胜寺，寺中起嘛哈噶喇楼以供奉之，可见对